

孤

蝶变

乔克天使·著

绝代风华的背后，原来是一条爱情的不归路……





孤

蝶变

绝代风华的背后，原来是一条爱情的不归路……
乔克天使·著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狐·蝶变 / 乔克天使著. —南昌: 二十一世纪出版社,
2009.2

ISBN 978-7-5391-4451-1

I. 狐… II. 乔… III. 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08)第206356号

狐·蝶变

策 划	刘 欣
责任编辑	林 云 丁 筱
编辑统筹	萧萧若水 朱 子
特约编辑	残 枫
绘图作者	BT公寓·夜鬼(BB&YY)
出版发行	二十一世纪出版社 (江西省南昌市子安路75号 邮编330009) www.21cccc.com cc21@163.net
出 版 人	张 秋 林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北京尚唐印刷包装有限公司
开 本	880mm×1230mm 1/32
版 次	2009年2月第1版 2009年2月第1次印刷
字 数	180千字
印 张	8
书 号	ISBN 978-7-5391-4451-1
定 价	20.00元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 请寄本社图书发行公司调换, 服务热线: 0791-6524997)



目录
CONTENTS

第一章 齐或	005
第二章 齐赞	020
第三章 程橙	033
第四章 安又苑	047
第五章 家庭	061
第六章 变化	075
第七章 美色	089
第八章 先兆	102
第九章 迷雾	117
第十章 花离泪	129
第十一章 夜琅環	142
第十二章 离魂	155
第十三章 爱是	168
第十四章 是爱	190
第十五章 情伤	212
第十六章 心甘	224
第十七章 逆天	240
尾声	252





“小齐，快一点啦。”

听到艾兰在前面催促的声音，齐或精神一振，深吸一口气，手脚并用快速地爬到艾兰身后。

“‘老鼠’，你力气蛮大的嘛。”

被齐或赶过的登山社社员甲又嫉妒又不屑地说道。齐或之所以被人称为老鼠，不仅是因为他喜欢穿灰色暗色的衣服，长相也实在不登大雅之堂，说獐头鼠目都不为过。

不过别看老鼠长得不好看，家里却极为有钱，登山社的大部分用具都是他掏钱买的，平时吃喝玩乐也多是老鼠买单。其实老鼠本身对登山毫无兴趣，他进入大学登山社的目的就是为了社里的美女小兰，他对登山运动是一窍不通，好在他力气很大，每次登山他都可以比别人多带一倍的重量，所以多少也算有点用处。

他们这次登的山是学校附近的神女峰，海拔才三千多米，因为社里多是一年级才进入的没有怎么登过山的菜鸟，三年级的社长才选中离校近海拔不高的山作为练习之用，顶多累一下，却没有多大危险。

山势不算陡峭，在开始爬的时候还有小路有迹可寻，加上沿途树木郁



郁葱葱，太阳光透过树叶照射下来，金色的光粒在身体周围跳跃着，微风吹过，树叶沙沙作响，空气清新，满目翠绿，说是登山，更像是郊游一样。

不过即使这样，社里的几个女孩子也累得直向社长撒娇，吵嚷着一定要休息休息。男生也趁机起哄，说到了吃午饭时间。社长无奈，只得找了一处平地，先让男生把周围的草丛灌木砍倒，再检查一下有没有危险的昆虫或爬虫，把背包放在容易拿的地方，然后在平地上铺上塑料布，摆上矿泉水面包泡面，果真更像郊游了。

齐或不顾男生女生的白眼，硬是挤到艾兰身边，他一手拿着巧克力一手拿着饮料伺候着，他包里的零食也多为小兰买的，只要她说一声想吃什么，他马上就可以拿给她。偶尔色眯眯地朝小兰丰满的胸部瞄上两眼，可惜她包得严严实实，齐或什么都看不到。

齐或除了背自己的登山用具外，小兰的睡袋帐篷也是他帮着背，一路走来并不轻松，吃午餐的时候他多喝了两瓶水，休息了一会儿，就忍不住想去放水，便和大家打了声招呼，朝树林深处走去。

小解过后，齐或边提着裤子边向聚集地走去，拨开横在面前的树枝，就能见到大家的身影了。齐或停了一下，伸手顺了一下头发，掸了掸粘在裤腿上的树叶，正准备走出去时，却听到有人似乎提到了他的名字。

“真是的，老鼠怎么还不回来呀，解个手还这么慢！”

齐或偷偷看去，说话的女孩坐在社长身边，很不耐烦地说着。

“不会憋不住了吧，你朝不同方向走去解决好了，就不怕被看到了。”

其中一个男社员打趣道。

“我才不要！”女孩子生气地尖叫道，“他如果不回来我就不放心，谁知道他会不会躲起来，然后跟在后面偷看，那双老鼠眼色眯眯的真是讨厌，小兰，也不知道你怎么会忍受得了他！”

齐或心中一跳，忍不住屏息听她怎么回答。

“别问我，问你们亲爱的社长大人才对。”

艾兰埋怨地看了社长一眼，幽幽说道。

“小兰，你知道我们登山社一年就那一点团费，连一人买一双好的登山鞋都不够，别说登山镐、锹、锯和睡袋防潮垫等等了，幸亏那个笨蛋凯子迷恋你，无论多贵的器械，只要你一开口他都会买回来，你就再忍耐一

下嘛，反正我们都不会让你单独和他待在一起的，他顶多只是过过瘾罢了。”

社长柔声安慰小兰说道。

“其实我觉得齐或很不错哦，很大方的说。”

坐在社长另一边一个胖胖的女生一边往嘴里塞着薯片一边口齿不清地说道。

“那我好心一点儿，把他让给你好了。真是的，我一见他脸都讨厌！又猥亵又好色，恶心死了！”

小兰忍不住生气地叫道。都是站着说话不腰疼，谁知道她被齐或看着是什么心情，那种爬虫类般的黏湿眼神从皮肤掠过时的寒凉感，让她几乎想吐。自从齐或加入登山社以来，她就从未敢穿过裸露皮肤的衣服！

如果不是为了社长，她才不要和齐或处在同一空间！

“我才不要哩，我是独身主义。”

小胖妹撇撇嘴继续吃东西。

“等有人看上你再说吧。”男社员鄙夷地看了她一眼，就凭她胖成那样还挑东拣西。

“对了，老鼠怎么还没有回来呀？”

先前开口的女孩几乎忍不住地四处看着。而这个时候，齐或已经失魂落魄地离开了。

他深一脚浅一脚地在林间乱走，树叶枝条打在他的脸上，他也不觉得疼。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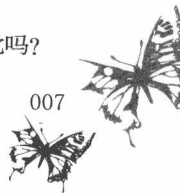
齐或自忖应该早就听惯了那种语言，但是从小兰嘴里说出来，他还是觉得受伤了。

他是真的真的喜欢小兰。

即使她只是喜欢他的钱也没有关系，即使因为他的钱对他温柔，齐或仍然妄想着，也许交往久了，小兰会真的喜欢上他也不一定。

如果一直是被女孩子彻底鄙视也就算了，他也不会有希望，却偏偏在小兰温柔的背后，竟藏着对他的鄙夷怨恨。

难道她以为长得丑的人的心就不是人类的心，不会有受伤的感觉吗？





被女孩子看不起装作无所谓，被男生排斥装作不在意，听到嘲讽的话语装作听不懂的自我解嘲，这就是他的人生。

从小他最喜欢看的童话书是《美女与野兽》，也许他其实就被诅咒的王子，只要保持善良的心，就会有美女看透他丑陋的面容下美丽的心灵而爱上他，后来才知道都是假的，因为即使是野兽，喜欢的也是美女！

他长得难看又不是故意的，他生下来就是这个样子有什么办法！如果可能他也想长得漂亮，像弟弟那样受大家欢迎！

他揉揉发涩的眼睛，如果流泪的话，只会让他难看的脸更难看而已。

突然一声巨响，把齐或吓得回魂，他抬头望天，发现竟然阴云密布，闪电划破天际，一道炸雷打下来，大雨倾盆。

他慌不择路地捂着头便跑，却发现前后左右全是不常见的参天大树，当下心里又惊又怕，这时他突然发现远处发出了强烈的七色光彩，那光色几乎耀疼了他的眼睛。

因为人类的趋光性，他不顾一切地朝那团光亮跑过去，脚下灌木杂草蔓藤阻挡着他的速度，他虽然心急如焚，实际走得很慢。

狂风骤起，齐或一个避之不及被藤枝抽打在脸上，一阵剧疼，他捂着脸蹲下身子。还在奇怪密林里怎么可能会出现飓风，又是一阵巨响，齐或抬起头，用一只眼看过过去，发现世界一阵灿亮，他感觉好像在那种亮光中熔化掉了。隐约中听到凄厉绝望的惨叫，齐或几乎怀疑身处地狱。然后眼前一阵红黑，一时间，什么都看不见了。

等到左眼恢复视力后，他看东西还是模模糊糊的，心想着千万不要瞎掉了，齐或从树底爬起来，摇摇晃晃地再次前进。

开始只是感觉到有些不适，过一会儿才察觉不对劲，他不是应该在密林中吗？怎么眼前那么空旷，呆了一会儿才发现他面前竟然出现一个圆径十米的大坑，坑底焦木横陈，遇上大雨滋滋作响，腾起热雾。

齐或心凉了半截，如果刚才他多走两步，现在估计也被砸进坑底，和焦木做伴了。

他害怕的同时也觉得奇怪，这种大坑不像是电打雷劈，倒像是陨石降落砸的大坑。他长这么大还从未遇到过这种情况，满心的好奇压倒了恐惧，

他小心翼翼地朝坑底看了看，只看到翻腾的雾气。

心里想着如果是陨石的话，至少也要捡颗陨石回家作为纪念，他凑近几步，凑着天光朝坑底走去。不算他失魂落魄乱跑的时间，现在最多也只有三四点钟，却因为下暴雨的缘故天色昏暗得像是夜晚一般。

伸手摸了一脸的雨水，右脸似乎被藤条抽肿了，一碰就疼。他只有张大左眼，蹲着摸索着往下走。

即使这么小心，他还是一脚踏空，翻滚着朝下跌去，快到坑底的时候，他被一颗焦木拦住没再继续往下跌，脑袋却收势不住磕在一颗突出的石块上，一下子昏了过去。

悠悠转醒的时候，齐或只觉头疼欲裂，浑身湿漉漉的，身体软绵绵的使不出一丝力气。

张开眼，发现大雨已经停了，头顶星光闪耀，有着不同于城市的明亮，他试着动了一下，身上酸痛难忍，尤其是左腿，根本就伸不直了，竟是摔断了。

齐或是倒霉惯了，只是沮丧了一会，他便振作起精神，小心地坐了起来，抬头看了一下，发现坑并不深，辛苦一下就可以爬上去了。

齐或忍不住看了坑底一下，心道都已经爬到这里了，再捡陨石也是顺便，竟又拖着残腿向坑底爬去。

坑底的雾气消散已久，齐或趁着月光，看到坑底有一团白色事物，莫非陨石是白色的吗？齐或好奇地爬近，却越来越奇怪，那白色的东西，那色泽、那质地、那形状……怎么看怎么像人类的衣服啊！

齐或小心地戳了戳疑是人类的事物，月光轻轻洒下，让齐或看清了对方的脸，他脑袋立刻当机，惊呆当场！

一顾倾人城，再顾倾人国，在齐或贫乏的脑袋里面只想到了这两句形容词，暗夜里，她就像一朵静静盛开的鲜花，长长的睫毛微微颤抖，她张开美丽双眼的时候，齐或似乎听到了花朵歌唱的声音。

原来，不是陨石降落，而是……仙子下凡！

“你那双贼眼看什么看，当心我把你眼珠子挖下来！”

齐或开始以为自己一定听错了，但是脸上的刺痛却是真的。他刚才好像被仙子打了一巴掌，好像还被骂了……





“你，你为什么打我？”齐或一紧张就变得连话也说不顺畅。

“我高兴打你便打，男人都不是好东西！”

仙子不知道想到什么，面容变得扭曲起来，眼神怨毒，竟有些狰狞，齐或忍不住打了个冷战。

她看了齐或一眼，心中顿时不喜，齐或原本就长着一脸尖刻好色浅薄之像，加上又被藤条抽肿半边脸，更像是毁容。这种人活在世上也就是个垃圾，她受伤颇重，正好拿他当营养剂吸收。

“你，你怎么这么不讲理呢？”齐或还没有足够危机意识地捂着脸说道。心想，难道长得漂亮就可以为所欲为吗？我也想变漂亮啊，别一见面就被别人讨厌……

她刚想抬手把齐或杀了，突然听到齐或的心里话，手一顿说道：“哼，你这个家伙蛮有趣的，你的愿望就是变得漂亮吗？”

齐或吓了一跳，心想仙子是怎么知道的，莫非她其实是魑魅鬼怪，不对，仙子应该比鬼怪高级许多，可以读出他的内心也是应该的。

“我可以帮你变得漂亮。”她低下头微微笑道。齐或只觉得她巧笑嫣然，美艳不可方物，却无法看到她眼底怨毒。

果真是仙子！齐或欣喜若狂，“真，真的吗？你可以实现我的愿望？”

“嗯。”仙子在怀里摸索了一下，齐或借着月光可以看到她胸前有许多暗色污渍，比血迹淡，隐隐闻到一种甜腥气。

但齐或的视线随即盯在仙子的手中，雪白的手指慢慢打开，浮现在手心处的是一个黄金色鹅蛋大椭圆形似果非果似石非石的东西。周围散发着七彩的荧荧光色，瑰丽之极。

“这是天界的黄金果，吃了过后可以改颜换肤，延年益寿，因为我们是有缘人，我才赠你此果。”

齐或忍不住吞咽一大口口水，“有，有缘人！”

没想到他也遇到了玄幻小说中经典的情节，仙子一定就是为了给他送礼物才下凡的。他颤抖着手接过黄金果，在仙子的注视下还未来得及咀嚼就全吞了下去。他明白的，吃了这个黄金果就是扛下了责任，他要维持正义、潜心修道斩妖除魔，并且和各个领域的美丽女子产生感情纠葛，想喜

欢多少就是多少!

“没想到你也是个花心人!不过……”

齐或已经听不到仙子在说什么了,他只觉黄金果在腹内拼命地旋转起来,好像要把他的内脏绞断,随即一阵炙热,好像要把内脏焚烧起来,他疼得抱着肚子在坑底打滚,拼命地张大嘴,呻吟着喘息着,眼前一片火红,耳朵嗡嗡作响,身在火焰中的感觉,鼻子都似乎闻到了皮肤烧焦翻转的声音。

神经好像下一秒就会崩断,生命好像下一秒就会熄灭,齐或不知道在火场里煎熬了一辈子还是几分钟,在他崩溃之前,一道凉风护住了他的心脉,然后仙子的话语在耳边清晰地响起,“来,跟着我念,这是炼化内……黄金果的口诀……”

仙子口中传出一句似中国古语的文字,齐或拼命集中精神,才念得语音相似,却一点也不知道什么意思。一句一句地跟着仙子念下去,齐或觉得肚子里的果子果真停止了旋转和焚烧,而有慢慢被自己的身体吸收的意思。

直到黄金果在体内完全停止动作,仙子的手才从齐或的头顶移开,齐或感激不尽地看着仙子说道:“谢谢你,我一定不会辜负你的期望!”

仙子挑挑眉道:“我什么期望也没有,只是盼望你能够把那个……”她眼神狠毒地笑起来,“那个黄金果炼化就行。”

齐或只觉疲累的身子瞬间恢复了力气,一股神秘的力量流向四肢百骸,他几乎无法控制那种感觉,从地上跳了起来,轻盈得几乎感受不到重量的身体让他很容易跳了三米高度,好像刚才的断腿只是幻影。他心中惊喜多过惊异,自己一定是被选中的人,才会得到这样的奇遇。

森林中以前根本无法听到的各种声音现在清晰地传入耳中——夜鸟在树枝间咕咕低叫的声音;爬虫类在草丛间滑动的声音;小昆虫在草叶间跳动的声音;溪水流经岩石的声音……那么多声音汇集在一起,变成森林夜的歌声。

还有让齐或惊异的事情是他的视线猛然变得清楚许多,他昏迷前曾因为正眼看灿亮的强光,眼睛受到刺激差点毁掉,看东西不但模模糊糊,还





伴有彩色的光晕，但吃下黄金果后，齐或竟然连三百米外的草叶上爬着的纺织娘黑翅上的花纹都看得清。

谜样的穿着古装的美丽少女，异光流灿的黄金果，还有吃下黄金果后发生的超乎正常范围的事。

别人或许会为身上的变化觉得害怕，但齐或只有兴奋。

对他来说，这只是改变的第一步。

齐或并不是什么聪明人，过分的时候，他的弟弟还会叫他笨蛋。他颇有点自以为是，很容易就相信自己所认定的就是事实。所以当美丽无比的白衣女子眉头一皱突然消失的时候，他就简单地认定，仙子是因为和有缘人的会晤结束，重新回到了天界。

他感受到了森林深处奇怪的波动，只觉得胸闷、紧张，有种窒息感，想大叫出声等不适的感觉，但他也只是认为是由于只剩下自己一人而产生的恐惧感，却不知道引发他恐惧的不是孤单，而是不知名事物溢出的杀气。

他现在最想做的事情是回到登山队伍里面，不知道大家会不会因为他的失踪而着急。他迫不及待地想回去，想知道自己究竟变成什么模样，期待着大家看了他改变的样子会有什么反应。他也不要要求太高，变得像社长一样英俊潇洒就行。

漫无目的地在森林里走了许久，暗淡的天色，“啪嗒啪嗒”树叶上滴水的枯燥声音，相似的环境让齐或无法掌握时间的流逝。他不止一次地掏出手机看，也许是刚才摔下坑的缘故，手机的荧屏都摔得碎裂，根本无法开机。别说联系队友了，想知道是什么时间都不行。

齐或茫然地停下脚步，失去方向感让他再次感到了恐惧，他不知道前进是更接近队友还是更背离队友，或者永远在这个森林里转圈，永远出不去。

一定有什么办法才对，他是被选中的人，怎么可能被困在这个地方！

齐或抬起头，闭上眼，集中精神，那种感觉极为奇妙，他的意识好像扩散开去，如风一样穿越茫茫森林，向无限处延伸，在听到城市的嘈杂后又回转，回到清新如晨的森林中，在林间为自由而跳跃欢喜，似乎听到了

说话声，从翠绿的树叶上往下，发现扎在平地的一个帐篷，心想，那一定就是登山社的其他队员了吧，才这样想的同时，脑子轰的一声，似乎有什么东西撞入天灵盖，齐或睁开眼，眼前一阵空茫，他踉跄一下，跌坐在地上。

齐或精神萎靡地靠在树上，他不知道刚才做出的事情极为危险，他以为是意识扩展开，其实更类似于灵魂出窍，幸亏是他无意中又把意识召回，要不时间再长一点，意识就挣脱掉肉体，就不止精神受损那么简单了。

齐或还以为只是因为第一次使用能力而有些脱力而已，休息一会儿觉得精神恢复了，他站起来，向刚才感受到的其他队员的方向走去，因为有了明确的目标，他的步伐也轻快许多，在林间行走如履平地。没多久时间，他就从树林枝叶间看到了深绿色帆布帐篷的一角，齐或拨开树木枝叶走到驻扎帐篷的空地，却发现帐篷前一片空寂，没有以往休息时的热闹。

“啊，齐或，你回来了。”

坐在帐篷门前的小胖妹放下手中的酱鸡腿，站起来高兴地叫道。

“你到底跑哪里去了，大家在附近找了好长时间都没有找到。”

齐或四处看了看，奇怪地问道：“其他人呢，怎么只剩下你一个？”

小胖妹耸耸肩，咬了一口鸡腿道：“大家等不到你，便直接又上山了……”她吸了吸鼻子，皱眉道：“齐或，你掉到臭水沟里了吗，身上怎么那么臭。”

“我臭？”齐或不相信地拽着袖子闻了闻，果真有股腐臭气味，熏得他蹲在地上干呕欲吐。

小胖妹好心地递给他一瓶矿泉水道：“把脸和手都冲冲吧，黑糊糊的很吓人。”

齐或摸了把脸，触手黏黏软软的，伸手一揭，可以像揭面膜一样揭出一大片黑色的胶状物，齐或一阵恶心。为了转移注意力边冲脸边问小胖妹道：“我走后不是下雨了吗？他们上路会不会危险？”其实是回来的时候没有见到小兰他感到很失望，他原以为他不见了，小兰至少会有一点点担心他，但是现在看来完全是他的妄想。

“下雨？什么下雨？哪里有下雨？”小胖妹把鸡腿啃得干干净净，然后把骨头装进垃圾袋中，接着又拿出一袋豆腐干咬了一口，“社长看了天气





预报，今明两天都不会有雨，是登山的好天气哩，你该不会真掉到哪里摔迷糊了吧。”

“没下雨？”借过小胖妹手中的电筒，齐或吃惊地看了看脚下，是山林间平地特有的潮湿土地，果真不像下了暴雨变得泥泞的样子，旁边的树干摸起来也都是干干的，他敲了敲太阳穴，不想相信自己遇到的是幻觉，

“那我为什么会遇到雷雨，就在离这不远处的森林，那里的树木都是参天大树……”

小胖妹和他蹲在一起，用油油的小胖手贴在他额头拭了一下，“你到底怎么了，这山上哪里会有参天大树，最多也就像你身边那棵水杉四五米高就不得了了。你不要太伤心，我也经常被别人说东说西的，可是我从来不在意。”

“我说的是真话！”齐或着急地解释道，她以为他是伤心到胡言乱语了吗？等等，不太对啊，齐或皱眉看着小胖妹道：“你怎么会以为我伤心，你看到了？”

小胖妹眼睛左瞥右瞥，就是不看齐或，“哦，大家等许久都不见你回来，所以猜测你该不会听到他们说的话了吧。他们开始蛮尴尬的，后来就生气了，说你没什么团结性，故意躲着不出来让他们着急。然后大家就商量着继续登山，不再等你了。”

“……你怎么没有和他们一起？”

“我留下来给你看背包呀，而且你包里有好多零食，他们说我可以随便吃，我便留下了。”小胖妹嘻嘻笑着说，“一个人等人蛮无聊，我把帐篷支好，还在里面睡了一觉才出来的。开始看到你还吓了一跳。”

小胖妹脸长得圆圆的，双下巴，眼睛也圆圆大大的，睫毛翘起来好像洋娃娃，她穿着一套红色的运动衣，蹲下来的时候更像个圆鼓鼓的球了。齐或加入登山社就是为了美女小兰，对其他人他根本没有结识的欲望，入社三个多月，他在社内叫得出名字的只有艾兰和社长周晴，对于小胖妹，也只是看着面熟。他请全社的人出去吃饭时看过几次她混在里面。

“齐或，你要不要打电话给社长他们报个平安，他们其实也怪担心你的。”

小胖妹从口袋里摸出手机扔给齐或，做了个打电话的姿势。

社长他们担心的是，如果他出事，他们不好交代吧。齐或以少有的尖刻想着。

而且他第一次发现，只有小胖妹不会叫他的外号“老鼠”，而是叫他的名字。

“那个，你叫什么？”

齐或第一次认真地想知道一个不漂亮的女孩子的名字。

“程橙，我叫程橙。”小胖妹伸出油腻腻的小手拉住齐或的手摇晃了两下，并没有因为齐或才想知道她的名字而惊讶生气，“你可以叫我橙子。”

第二天一早，齐或从睡袋里爬出来，掀开帐篷的时候，发现橙子早就起来收起帐篷刷牙洗脸了。早饭是袋装的菠萝面包，并不是多好的口味，橙子还是比齐或多吃了两个。

两个人结伴下山，齐或想替橙子背她的背包，被她摇头拒绝了。

路上没有别的事情，两人就天南海北地聊了起来，齐或家里非常有钱，父母亲和一些明星经常有些牵扯，他说的明星秘辛八卦让橙子听得津津有味。很少有人认真听齐或说话，所以他也是绞尽脑汁想稀奇的话题。

橙子喜欢看书和漫画，但只要是带字的书本都是齐或的弱项，橙子说的知识趣闻他大都不懂，却又不想让女孩子看轻，他要么点头要么赶紧转移话题。

快到山脚的时候，橙子看了齐或一眼终于确定地说道：“小齐，你好像有点变了哦。”

齐或立刻兴奋起来，“变英俊了吗？”他就知道吃下的黄金果不会没有用，没想到会那么灵验，睡一觉就变成帅哥了。

“变英俊倒没有。”橙子的实话让齐或沮丧不已。“不过，”她用食指点了点自己的嘴唇上方说道，“你嘴上那块疤痕昨天还在，今天却不见了。”

“咦？”齐或伸手摸了摸自己的上唇，伴随了他二十年的疤痕果真不见了。他的反应是无法相信地在上唇来来去去抚摸了好几遍，直到彻底确定。

“……你知道吗，我一生下来就是兔唇。”

明明今天以前还是陌生人，但齐或不知道为什么却有向橙子倾诉的欲望，他的手指还压在嘴唇上方低声说道。





橙子点了点头，只要看过那种疤痕都会知道，那是唇裂修补手术后留下的疤痕。齐或就因为这个伤痕曾被同学叫“兔子”，这个外号伴随他到高中毕业。

“不是我自夸，我爸爸长得英俊潇洒，我妈妈娴静美丽。结果他们却生出了像我这样丑陋的小孩，还有残疾，因为我的长相，他们之间还产生了信任危机，差点闹离婚，妈妈受不了刺激生产后一直卧病在床，半年后才能出院，爸爸的生意也受到很大影响，差点破产，我小时候就托给乡下的亲戚带着，他们都不喜欢我。

“后来爸爸妈妈以第一个小孩有颜面残疾为由又要了一个指标，我的弟弟在两年后出生，和我不同，弟弟继承了爸爸妈妈的优点，从小便聪明伶俐，长得也粉雕玉琢的招人喜欢，长大后更是好看，生下弟弟后，爸爸的生意也是顺风顺水，好运挡也挡不住，爸爸妈妈当然会更疼他。我，我经常看着弟弟在爸爸妈妈怀里撒娇，我想变得好看一点点，也能得到家人的喜爱就好了……”

泪水沿着脸颊跌落在唇边的手指上，是咸咸的苦涩味道。

“小，小齐，不要哭了啊，容貌是天生的，没有办法啦。”

橙子还没有见过男孩子哭过，她手忙脚乱地从兜里掏出皱巴巴的手帕递给齐或，安慰道：“要想变漂亮也可以去整容哦，反正你家很有钱，应该可以整成大帅哥吧。”

齐或拿着手帕抹了下眼泪，摇头道：“我才不要，我怕疼。”

他从三岁开始已经动过三次唇裂整容手术，不过比起疼痛来，他更讨厌医院的消毒水味，嘈杂的环境，冷漠的护士，也讨厌每次手术后，父母那似乎谴责他的疲惫双眼。

他想他喜欢美丽的人也许是一种求之而不得的补偿心理吧，他羡慕和嫉妒那些长得好看的人，美丽的外表，总是占尽先机，这是他小时候就知道的道理。

“你又是为什么呢？为什么总是见你吃个不停，女孩子不都是喜欢纤瘦身材吗？”

齐或吸了吸鼻子，擦干眼泪，眼角还有点泛红地说道。

“我喜欢吃东西。”橙子笑嘻嘻地说道，“我毕生的愿望就是吃遍全世